

劉萬章輯

本蘭歌注

李謹題



劉萬章輯

木
蘭
歌
注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余童年受師課詩最喜木蘭辭以其情事大類稗官家言也。及長讀古詩於木蘭辭好之彌篤，意謂真骨高風，驚心動魄，足以振發人之志氣，抑處常處變之端，爲己爲人之際，剛柔屈伸之故，經權行守之宜，俱得性情之正，可以教孝，可以教忠也。

民國十九年，任廣州市市立第一中學高中文科講席，爲諸生說詩，亦選是辭作講課。據拾新舊注家（註）之說，爲之詮釋，論其時世，又以知是辭于世運有關焉。蓋自朝南北，而政俗學藝，亦派別畫然不類。卽以詩歌而論，南朝作品宛轉柔媚，類多兒女情懷；北朝作品，豪邁剛勁，富有英雄氣概。若是辭者，兒女英雄，和適上遂，其殆南北渾一之徵乎！唐代武功最盛，亦此氣有以昌之也。

余聞前哲論樂，有治世之音，有亂世之音，亡國之音，不言興國之音。如於

百篇外，求所謂與國之音者，是辭足以當之矣。今當抗戰建國之會，振發士民之氣，使之於祖宗盡其孝，國家盡其忠，憤發爲雄，以復興我民族之舊蹟大業，斯後方學子所宜鼓吹也。用抽出拙注古詩選中之木蘭辭，翻印單行，聊效瞽瞍之獻詩云。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劉萬章序於馬交客寓。

(註)舊注探文苑英華，古文苑，樂府詩集及其他誌書筆記。新注則採下列各作品：

木蘭從軍時地表徵 (姚大榮著，載商務東方雜誌二十二卷第二號)

木蘭歌再考 (徐仲舒著，載商務東方雜誌二十二卷十四號)

木蘭從軍時地補述 (姚大榮著，載商務東方雜誌二十二卷二十三號)

木蘭詩時代辨疑 (張爲騏著，載北平國學月報第二集)

白話文學史上卷 (胡適著，上海新月書店出版)

木蘭歌（原文）

唧唧復唧唧，木蘭當戶織；不聞機杼聲，惟聞女歎息。問女何所思？問女何所憶？

『女亦無所思，女亦無所憶。昨夜見軍帖，可汗大點兵；軍書十二卷，卷卷有爺名。阿爺無大兒，木蘭無長兄；願爲市鞍馬，從此替爺征。』

東市買駿馬，西市買鞍韉，南市買轡頭，北市買長鞭。旦辭爺孃去，暮宿黃河邊；

不聞爺孃喚女聲，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，

旦辭黃河去，暮至或作宿黑山或作水頭；

不聞爺孃喚女聲，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。

萬里赴戎機，關山度若飛。朔氣傳金柝，寒光照鐵衣。將軍百戰死，壯士十年歸。

姚大榮曰：「世傳木蘭詩有兩首，此篇及木蘭抱杼嗟（見附錄一）是也。古今樂錄曰：木蘭不知名，浙江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韋元甫續附入。俞理初謂韋元甫得其詩於民間，蓋元甫既得其詩，即擬作一首，今所傳後篇是也。」（木蘭從軍時地表微。）

明統一志云：「歸德府列女木蘭，隋宋州人，姓魏氏，恭帝（隋）時發兵禦戎，木蘭有智勇，代父出征，歷年一紀，閱十有八載，人莫識之。凱還，天子嘉其功，除尙書不受，懇求省親，及歸，釋戎服，衣舊裳，同行者駭之。遂以事聞於朝，召赴闕，欲納之宮中。木蘭曰：「臣無媿君之禮！」遂自盡。帝驚憫，贈將軍，諡孝烈。鄉人爲之立廟祀焉。」

大清統一志：「隋木蘭魏氏，譙郡城東魏村人。恭帝募兵戍北方，木蘭父當往，而老羸，乃請父代行，歷十二年，樹殊勳，人不知爲女子。以功除尙書，不受。及還家易服，同行者駭之。事聞於朝，帝召赴闕，欲納之宮，對曰：「臣無媿君之禮！」遂以死拒。帝驚憫，贈將軍，諡孝烈。」（江南通志亦同此說。）

直隸完縣志云：「木蘭墓在完縣東，有元太子贊善劉廷直所撰墓碑，木蘭爲縣人。」

木蘭歌（註釋）

木蘭歌載於文苑英華、古文苑、樂府詩集。此三書皆宋人書，唐以前不可見。三書以文苑英華本成書最早，且爲奉敕撰定之書。（按此書爲宋太平興國中，李昉、扈蒙、徐鉉、宋白等奉敕編，後又命蘇易簡、王祐等參修。爲宋時四大書之一。凡一千卷。）他本字句與英華本多有出入。木蘭歌、古文苑、樂府詩集皆作木蘭詩。然樂府列於鼓角橫吹曲，又加按語云：「歌辭有木蘭一曲」作木蘭歌似是。

木蘭歌乃民間歌謠，非當時樂府所奏，郭茂倩樂府詩集入之梁鼓角橫吹曲，并云古詞。全唐詩不錄此詩，明人馮惟訥古詩紀因樂府詩集列之鼓角橫吹曲，遂以爲梁人作，不免錯誤。王世禎古詩選，清人沈德潛古詩源，王闓運八代詩選，又附馮說以爲蕭梁時作品，更步其誤。就全詩而論，純係民歌本色，間或經文人修飾者。

歸來見天子，天子坐明堂，策勳十二轉，賞賜百千強。可汗問所欲，

『木蘭不願尙書郎；願借明或作鳴駝千里足，送兒還故鄉。』

爺孃聞女來，出郭相扶將。阿姊聞妹來，當戶理紅妝。小弟聞姊來，磨刀霍霍向猪羊。

開我東閣門，坐我西閣牀。脫我戰時袍，著我舊時裳。或作裝。
當窗理雲鬢，對鏡貼花黃。

出門看火伴，火伴皆驚惶：

『同行十二年，不知木蘭是女郎！』

雄兔脚撲朔，雌兔眼迷離，兩兔傍地走，安能辨我是雄雌？

倘湖樵書云：『孝烈將軍，隋煬帝時人，姓魏氏，本處子，名木蘭，亳之譙人，時方征遼募兵，孝烈痛父老羸，弟妹皆穉，慨然代行，服甲囊鞬，操戈躍馬而往，歷一紀，閱十有八載，人莫識之。後凱旋，天子嘉其功，除尙書，不受，懇奏省親。及還，譙，釋其戎服，衣其舊裳，同行者駭之。遂以事聞於朝，召赴闕，帝方恣酒色，欲納之宮中，對曰：「臣無媿君之禮。」以死誓拒，迫不得已，遂自盡。帝驚憫，追贈將軍，諡孝烈，土人立廟，歲以四月八日致祭，蓋其生辰焉。』明統一志又云：『黃州府木蘭廟，在木蘭山下，有忠烈廟，廟後有家，相傳爲木蘭將軍，蓋朱氏女代父西征者。』

又云：『保定府孝烈將軍廟，在完縣東，或云：「孝烈卽木蘭女，嘗代父戍守於此。」唐封爲孝烈將軍。』

姚大榮曰：『太平寰宇記云，黃州黃岡縣，有木蘭山，木蘭鄉，木蘭廟。證之以杜牧之有木蘭廟詩：「彎弓征戰作男兒，夢裏曾經學畫眉；幾度思歸還把酒，拂雲堆上祝明妃。」必其爲黃州刺史時以黃岡縣有木蘭廟而詠也。（木蘭從軍時地表徵。）又云：『光州光山縣有木蘭廟，在縣南二里，唐武德六年（公曆六二三）州人盧祖尚任弋陽太守，從黃州移於此。是木蘭廟始見於杜牧之詩，繼見樂史』

所記。」（同上）

宋王象之輿地紀勝云：『黃州有木蘭山，木蘭鄉，木蘭廟。』

名勝志云：『木蘭村在湖廣黃州府治北六十里，其上有木蘭將軍冢，木蘭者，朱氏女，詐爲男子，代父西征。』

清俞正燮癸巳存稿云：『商邱營郭鎮有孝烈廟，金時自有文字。元元統二年（公曆一三三四）邑人侯有造者，作祠像辨正記，言「舊廟中鑪石，刊金太和時營城鎮酒都監烏林答文。神昭烈小娘子，宰相木蘭公女也。大殿塑像，冠佩閨裝，元統二年，據完縣廟木像，烏帽紅顏，服紫腰金，乃增據烏帽像於享殿，仍存閨裝像，及女侍七像於後。大殿易「昭烈小娘子祠」舊額爲「孝烈將軍祠。」』

甲乙剩言，『完州城北有木蘭廟，榜曰，「孝烈將軍。」土人言是木蘭戰處。』

宋程大昌演繁露曰：『樂府有木蘭，乃女子代父征戍，十年而歸，不受爵賞，人爲作詩。然不著何代人，獨詩中有「可汗大點兵」語，知其生世非隋卽唐也。……』

唧唧復唧唧，木蘭當戶織，不聞機杼聲，惟聞女歎息。

問女何所思？問女何所憶？「女亦無所思，女亦無所憶。昨夜見軍帖，可汗大點兵；軍書十二卷，卷卷有爺名，阿爺無大兒，木蘭無長兄，願爲市鞍馬，從此替君征。」

【唧唧】句：『英華作「唧唧何力力」註云：「或作歷歷。」古文苑作「促織何唧唧。」徐仲舒曰：按「唧唧」「力力」爲還音字（還音說依王萊友。）與詩經「關關」「喈喈」之類同。其字本隨音變。晉太寧初童謠，作側側力力。地驅歌辭作「側側力力。」楊柳歌辭作「救救何力力。」救、側、唧、同在廣韻入聲職部，爲雙聲兼疊韻字，用以形容靜默所發細碎之聲，本無分別。從其轉變言之，本作側側或側側，一轉作救救，再轉作唧唧。古文苑易爲促織，似緣王建當窗織歌：「草蟲促促機下啼。」而改，非是。張祜捉搦歌「窗中女子聲唧唧。」知非形容蟲聲。力力英華本與晉童謠，地驅歌辭，折楊柳歌辭均同，樂府詩集因四言唧唧，故易「何」爲「復。」皆非是，應從英華本。』（木蘭歌再考）

【可汗】隋唐以來夷狄國主之稱。詳參閱「天子坐明堂」句。

【爺】或作耶，謂父親。詳參閱耶孃句。

東市買駿馬，西市買鞍韉，南市買轡頭，北市買長鞭。旦辭爺孃去，暮宿黃河邊，不聞爺孃喚女聲，但聞黃河水鳴濺濺。旦辭黃河去，暮至或作宿黑山，或作水頭，不聞爺孃喚女聲，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。

【駿馬】馬之美稱。博物志：「周穆王欲驅八駿馬周行天下。」

【鞍韉】馬鞍也。鞍亦作鞞。韉音箋。

【爺娘】謂父母也。舊作耶孃。徐仲舒曰：「二字說文無有，皆後起之字。說文邪字云：『邪，琅邪郡名。』」

廣韻：「邪，琅邪郡名，俗作耶，瑯亦語詞。」今案郡名作邪，或作瑯，不作耶，瑯語詞作邪，或作耶，不作瑯。

（段玉裁說文注云：「隸書，牙耳相似，臧三耳。或作牙。」）以語詞之耶，爲耶孃之耶，不知始自何時。

南史：「王綯五六歲讀論語，至周監二代，外祖何尚之戲之曰：『可改耶耶乎文哉！』綯父彧論語原文「作周監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」郁與彧聲同，故戲命改之。是可知六朝人卽以耶稱父。」

又，輟耕錄，（明陶宗儀撰：）「娘子，俗書也，古無之，當作孃，按說文「煩擾也，肥大也，從女襄聲。」女

良切。其義如此，今乃通用爲婦女之稱。』今按唐人詩文，耶娘多書爲耶孃。段玉裁說文注云：「廣韻：『孃，女良切，母稱，娘亦女良切，少女之號。』唐人此二字分用，今人乃罕知之。』段氏以孃爲母之稱，甚是。娘從女良聲，良，善也，有美好之意，故少女以爲名。風俗通載：「漢何敞爲鬼蘇珠娘，按誅亭長龔壽。」風俗通漢末應劭作，是此時已有娘字。其後北齊樂府有踏搖娘，隋煬帝宮婢有雅娘，唐人有公孫大娘，黃四娘（均見杜詩）。杜韋娘，杜秋娘……等。可知其字通行之廣。又孟子齊人章，妻妾呼其夫爲良人，六朝歌辭女子謂其夫，或其所歡，曰良，曰郎。（段玉裁曰：「以郎爲男子之稱，及官名，皆良之假借也。」按漢武以良家子爲郎，可證郎亦良也。）讀曲歌：

白門前，

烏帽白帽來，

白帽是儂良；

不知烏帽郎是誰？

女子旣稱其夫，或其所歡曰郎曰良，故其夫或其所歡亦稱娘以報之；如子夜歌：

木蘭歌註

見娘善容媚，

願得結金蘭。

黃竹子歌：

『一船使兩槳，

得娘還故鄉。』

江陵女歌：

『拾得娘裙帶，

同心結兩頭。』

南史梁元帝徐妃，與帝左右暨江季通，江季曰：「徐娘雖老，尙猶多情。」

此皆男子稱其所歡也。若以說文孃字當之，則女子之名，與男子謂其所歡，何取其煩擾與肥大之義？知娘爲後起之字，初無稱母之義。

耶孃並稱，始見於木蘭歌，歡聞變歌：

「歡來不徐徐

陽窗都脫戶；

耶婆尙未眠，（婆一作婁，以別婆婆之婆。）

心肝如椎檣。」

折楊柳歌云：

阿婆不嫁女，

那得兒孫抱？

又：

「阿婆許嫁女，

今年無消息。」

此皆女子稱母爲婆。後世則以稱家姑，隋書章世康爲絳州刺史與子弟書曰：「況娘春秋已高，溫清宜奉。」稱母爲娘。唐杜子美兵車行：

「耶孃妻子走相送。」

白居易新豐折臂翁：

「兒別耶孃，夫別妻！」

今敦煌發見唐人通俗唱本，孝子董永傳：

「大衆志心須靜聽，

先須孝順阿耶孃。」

又：

「家裏貧窮無錢物，

所賣當身殯耶孃。」

皆通稱父母之詞。（見木蘭歌再考）

明郎跋七修類稿：「子嘗因己姓之少，而思古之名人稱郎者衆矣。因略具於左，備記問之一也。漢鄧通爲「黃頭郎」。吳周瑜稱「周郎」。晉桓冲名「買得郎」。謝道蘊稱夫王凝之爲「王郎」。何晏

稱「粉郎」王僧辯稱鮑泉爲「玉郎」潘岳爲「潘郎」檀郎王僧虔曰「王郎」齊江覽曰「江郎」劉顯甫曰「劉郎」劉禹錫自稱「劉郎」梁顧協曰「顧郎」北齊盧師道曰「盧郎」邢邵呼袁肇修曰「清郎」後周獨孤信曰「獨孤郎」沈約曰「沈郎」隋滕穆王曰「楊郎」唐明皇曰「三郎」張宗昌曰「六郎」崔徽名「緇郎」元結名「漫郎」錢起曰「錢郎」安祿山稱李林甫曰「十郎」程元振曰「十郎」蕭悅曰「蕭郎」蕭嵩與梁武帝曰「蕭郎」五代王審知曰「白馬三郎」後唐稱石敬瑭曰「石郎」王溥呼子祐爲「二郎」王安石小字「獯郎」謝淪稱柳渾曰「宅南柳郎」朱熹小名「沈郎」徐憲人稱曰「鳩郎」楊延昭善戰，虜人呼爲「六郎」}(辯證類郎稱)

【黑山】乾隆府廳縣志：「黑山卽殺虎山，蒙語曰「阿巴漢喀喇山」。「喀喇」猶華語「黑」也。山在殺虎口東北九十里，歸化城東南百餘里。」通鑑，唐高宗永隆元年，裴行儉大破突厥於黑山。註云：「黑山，一名殺胡山，在豐州中受降城正東八十里。」是黑山爲初盛唐時，突厥出沒之地。故唐詩有「擒生黑山北」，「黑山峯外陣雲開」之句。黑山卽殺胡山，亦作殺虎山，胡虎同音，胡人諱之，改殺

虎山。按山在今綏遠之歸化縣。「黑山」王沈選本作黑水，按黑水今薩拉齊之東，歸化城東南有大土耳根河。卽水經注之荒干水，蒙語曰：「喀喇烏蘇」故又曰黑水。西南注入沙陵湖，轉注黃河。

【燕山】或謂燕然山，按通鑑地理今釋：「燕然山，寰宇記以爲在振武軍，今四子部落（內蒙古烏蘭察布盟四部之一）及茂明安部也。今外蒙古賽音納顏部有杭愛山，直陝西寧夏北二千餘里，卽古燕然山。後漢竇憲追北單于，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。

【胡騎】徐仲舒曰：「胡之名始見於戰國策趙策，趙武靈王胡服騎射，卽從其俗。」史記趙世家：「東有胡。」服虔註云：「東胡，烏丸（烏桓）之先，後爲鮮卑也。」又：「變胡服騎射，以備燕，三胡，秦韓之邊。」索隱：「林胡，樓煩，東胡，是三胡也。」又史記秦始皇本紀，「圖書曰：「亡秦者胡也。」……始皇使將軍蒙恬，發兵三十萬人，北擊胡。」是秦以前，中國有胡三種，居北方。通考：「魏太武眞君十一年，遣師南伐，圍盱眙，遣臧質書曰：「吾今所遣鬥兵，盡非我國人，城東北是丁零與胡，……設使丁零死，正可滅趙郡賊，胡死，滅并州賊，……卿殺之，無所不利。」元魏拓跋氏，本爲東胡之後，別部鮮卑，今謂別胡爲并州賊，非其國人，知此胡爲居於并州以北，另一種人之專名。通鑑：「突厥阿史那思摩，貌類

胡，不類突厥。故處羅（突厥可汗名）疑其非阿史那種。」是胡與突厥形貌迥異。然通典曰：「突厥，其先平涼雜胡也。」通鑑唐太宗曰：「中國強，戎狄弱，以我徒兵一千，可擊胡騎數萬。」此云胡騎，即指突厥別部之薛延陀也。（木蘭歌再考。）

萬里赴戎機，關山度若飛。朔氣傳金柝，寒光照鐵衣。將軍百戰死，壯士十年歸。歸來見天子，天子坐明堂。策勳十二轉，賞賜百千強。可汗問所欲，木蘭不願尚書郎；願借明 或作鳴 駝千里足，送兒還故鄉。

【柝】古夜行所擊物，以警盜者。迨卽今之更鼓。易經：「重門擊柝，以待暴客。」按柝，說文作「柝」，判也。引易曰「重門擊柝。」段玉裁云：「土裂曰柝，木裂曰柝。」又云「按檣下擊檣。檣之本義也。」

【明堂】孟子：「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。」玉藻云：「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。」鄭注以爲在明堂。尚書：「舜格於文祖。」鄭注謂文祖卽明堂。大戴禮云：「大學，明堂之東序也。」韓詩外傳謂天子立明堂於辟廱之中。按明堂始於神農，名曰「天府。」淮南子云：「神農以時嘗穀，祀於明堂。」黃帝畫野爲井田，制九州，明堂象之，故有九宮，乃稱合宮。堯舜時稱文祖，堯時又稱衝室，舜又稱曰總章。尚書

帝命驗曰：堯舜五府，蒼曰靈府；赤曰文祖；黃曰神斗；白曰顯紀；黑曰玄矩；文祖卽明堂也。周之明堂當始於武王，樂記言武王散軍郊射，祀乎明堂，周公營邑爲東都，以朝諸侯，故亦建明堂。唐之明堂，作於武后睿宗之世。（武后作睿宗因之。）武后垂拱四年二月，毀東都之乾元殿，就其地作明堂。其月明堂成，號萬象神宮。至證聖元年正月夜，佛堂災，延燒明堂，至明而盡，未幾復依舊規制，重造明堂。天册萬歲二年，五月落成，號通天宮，此兩明堂皆在東都。侍御史王求禮上書曰：「古之明堂，茅茨不剪，采椽不斷，今者飾以珠玉，塗以丹青，鐵鸞入雲，金龍隱霧，昔殷辛瓊臺，夏桀瑤室，無以加也。」其規模宏大，可想見矣。玄宗開元五年，行幸東都，以武后所造明堂，有乖典則，遂拆，依舊造乾元殿。及開元二十五年，玄宗在西京，詔將作大匠康誓素詣東都，毀武后明堂，誓素言則天時，以木爲瓦，夾佇漆之，毀之勞人，乃去其上層，易以真瓦，依舊改爲乾元殿。（以上見通考。）歌中明堂，不盡如以上所說者，蓋言木蘭歸來，朝覲天子耳。（見木蘭歌再考）萬章按：明堂之制甚古，清金鶚（風薦）有明堂考載求古錄禮說卷二可以參證。

【十二轉】姚大榮曰：「西魏末，置柱國用旌戎秩，當時任者八人，所謂八柱國家門閥最盛者也。後周

建德四年，置上大將軍，上開府，儀同三司，開府儀同三司，上儀同三司，儀同三司，上柱國，柱國之秩，以賞勤勞。（見唐六典）已開轉累之漸，惟載授之制未詳，其等級如何分別亦不可曉。隋開皇初，採後周之制，置上柱國，爲從一品；柱國爲正二品，上大將軍從二品；大將軍正三品；上開府儀同三司從三品；開府儀同三司正四品；上儀同三司從四品；儀同三司正五品；大都督正六品；帥都督從六品；都督正七品。總十一等，以酬勤勞。（見唐六典）唐因隋制，凡勳十有二等，十二轉，爲上柱國，比正二品；十一轉，爲柱國，比從二品；十轉，爲上護軍，比正三品；九轉，爲護軍，比從三品；八轉，爲上輕車都尉，比正四品；七轉，爲輕車都尉，比從四品；六轉，爲上騎都尉，比從五品；五轉，爲騎都尉，比從六品；四轉，爲驍騎尉，比正六品；三轉，爲飛騎尉，比從六品；二轉，爲雲騎尉，比正七品；一轉，爲武騎尉，從七品。（見唐六典）姚大榮又曰：『木蘭身世不顯於唐，而詩乃如是云，豈詩本作十一轉，唐人傳鈔，援時制增改之歟？或解事天子因緣隋制特增一等，與唐有同歟？』

徐仲舒曰：『策勳十二轉，乃唐時勳官之制。通鑑武德七年三月初定令，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爲勳官。四月朔頒新律令，是十二轉之制，創始於武德七年，前此無有也。』（木蘭歌再考）

【強】強，王闓連八代詩選，作繼；指錢貫言。

【可汗問所欲】句：英華作「可汗欲與木蘭官」；又作「欲與木蘭賞」。

【木蘭不用尙書郎】句：樂府作「不願尙書郎」。

【明駝】或作「願馳明駝千里足」；或作「願得鳴駝千里足」；段成式，酉陽雜俎云：「願借明駝千

里足。」今本酉陽雜俎云：「駝性羞，木蘭篇願借明駝千里脚，多誤作鳴字，駝臥，腹不貼地，屈足。漏明

則行千里。」宋嚴羽滄浪詩話云：「願馳千里足，郭茂倩樂府作「願借名駝千里足」；酉陽雜俎，作

「願馳千里明駝足。」楊升庵丹鉛總錄：「木蘭辭」願借明駝千里足，送兒還故鄉。」今本或改

「明」作「鳴」，非也。駝臥，腹不貼地，屈足，漏明則走千里，故曰「明駝」。唐制，邑置有明駝使，非邊

塞軍機，不得擅發。楊妃私發明駝使，賜安祿山荔枝，見小說。」（訂訛類明駝使。）

張爲駢言：「升庵所看見的小說，想是指樂史所著而言，樂史曾引到明駝：「交趾貢龍腦香，有蟬蠶

之狀五十枚，波斯言老龍腦樹節有方，禁中呼爲瑞龍腦。上賜妃十枚，妃私發明駝使（原注：明駝腹

上有毛，夜能明，日馳五百里。）持三枚遺祿山」（楊太真外傳）」

【天子與可汗】徐仲舒曰：『隋唐時，以天子可汗並稱者，有隋文帝（開皇二十年，啓民可汗上書，稱大隋聖人可汗。又大業三年，復上表曰：先帝（文帝）可汗憐臣。是文帝有可汗之稱。）唐太宗（貞觀四年，四夷君長詣闕，請上爲天可汗。）此詩，天子與可汗，有謂一人，有謂二人。按詩首有可汗大點兵，軍書十二卷，每卷名俱同，木蘭又於夜間見之，地位之單，已可概見，及木蘭旋師見天子於明堂，勳十二轉，賞賜百千強，氣象巽然不侔，尙得謂爲一人乎？』（木蘭歌再考）

又曰：『天子可汗既是二人，則可汗必爲異族之君長，而臣事天子者。』（同上）

爺娘聞女來，出郭相扶將。阿姊聞妹來，當戶理紅妝。小弟聞姊來，磨刀霍霍向豬羊。開我東閣門，坐我西閣牀。脫我戰時袍，着我舊時裳。或作裝當窗理雲容鬢，對鏡貼花黃。出門看火伴，火伴皆驚惶。同行十二年，不知木蘭是女郎。

雄兔脚撲朔，雌兔眼迷離；兩兔傍地走，安能辨我是雄雌？

【霍霍】磨刀急聲也。

【對鏡句】一作掛鏡貼花黃。于文定穀山筆塵雜記類云：「古時婦人之飾，率用粉黛，粉以傅面，黛以

填額畫眉，周天元時禁民間婦女不得施粉黛，自非宮女皆黃眉黑妝。」故木蘭詩中有對鏡點花黃之句，但不知黃眉黑裝若何點畫。俞正燮，癸巳存稿眉黃額間黃篇曰：「夷堅志丁集云：「相工占丁湜科名曰：「相人先觀天庭，須黃明潤澤則吉。」此相法也。」韓愈詩曰：「眉間黃色見歸期。」亦言相好事吉，嘗求相法，凡女子裝飾，皆是好相：掠鬢取角犀豐盈；剃眉取疏長；施朱取脣紅；墜耳取耳有珠；染甲取指潤；銀甲取指尖長；塗黃取額明；男女有一於此，皆是貴徵。女人塗黃，始見於蕭梁，宇文周時，南宋卽希見。」

【火伴】姚大榮曰：「聞人俊古詩箋以火伴爲行伴。按二字始見木蘭歌，元稹估客樂「出門求火伴，入門辭父兄。」係用此詩語，唐書兵志，以三百人爲團，團有校尉，五十人爲隊，隊有正，十人爲伙，伙有長，伙長猶什長也。柳宗元段大尉遺事狀：「王子晞顧叱左右曰：「皆解甲散還火伍中，敢譁者死。」是十人爲伙，與五人爲伍正同。」宋書卜天與傳「天與弟天生，少有隊將，十人同伙。」蓋行軍十人共一竈而炊，故謂共炊爲同火，火伴之稱，於此明矣。」（木蘭從軍時地表微）

【撲朔迷離】疊韻詞，並以言兔之雌雄。此喻男女之不辨也。

〔王世貞藝苑卮言（卷二）〕云：「孔雀東南飛質而不俚，亂而能整，敘事如畫，敘情若訴，長篇之聖也。人不易曉。至與木蘭並稱，木蘭不必用可汗爲疑，朔氣寒光致貶，要其本色，自是梁陳唐人手段。」

〔明謝榛詩家直言〕：「嚴滄浪曰：「木蘭歌；朔氣傳金柝，寒光照鐵衣，酷似太白，非漢魏人語。」左舜齊曰：「況有可汗大點兵之句，乃唐人無疑。」魏太武帝時，柔然大號可汗，非始於唐也。通篇較之太白，殊不相類。」（卷二）

又曰：「木蘭詞云：「問女何所思，問女何所憶，女亦無所思，女亦無所憶。東市買駿馬，西市買鞍韉，南市買轡頭，北市買長鞭。」此乃信口道出，似不經意者，其古樸自然，繁而不亂。若一言了問答，一市買鞍馬，則簡而無味，殆非樂府家法。」萬里赴戎機，關山度若飛，朔氣傳金柝，寒光照鐵衣，將軍百戰死，壯士十年歸。」絕似太白五言近體，但少結句爾。能於古調中，突出幾句律調，自不減文姬筆力，「雄兔脚撲朔，雌兔眼迷離，雙兔傍地走，安能辨我是雄雌？」此結最着題，又出奇話，若缺此四句，使六朝諸公補之，未必能道此。」（詩家直言卷三）

宋嚴羽滄浪詩話：「木蘭歌最古，然朔氣傳金柝、寒光照鐵衣之類，已似太白，必非漢魏人詩也。」

沈歸愚云：「木蘭詩，事奇，詩奇，卑靡時得此，如鳳皇鳴，慶雲見，爲之快絕。」

又云：「唐人韋元甫有擬作一篇，後人並以此篇爲章作，非也。章係中唐人，杜少陵草堂一篇，後半全用此詩章法，斷以梁人作爲允。」

姚大榮曰：「沈謂杜詩用此篇法者，卽

舊犬喜我歸，低徊入衣裙。

鄰舍喜我歸，酤酒攜胡盧。

大官喜我來，遣騎問所須。

城郭喜我來，賓客溢邱墟。

一段是也。則中唐以前，業已家絃戶誦，故子美爛熟胸中，不覺驅赴腕下耳。元微之估客樂：

出門求火伴，

入門辭父兄。

白樂天題木蘭花詩：

怪得獨饒脂粉態，

木蘭曾作女郎來。

直作木蘭故事用，尤其後焉者也。』（木蘭從軍時地表徵。）

姚大榮以木蘭詩中之「可汗」、「天子」、「胡騎」與「黃河」、「黑山」、「燕山」、「明堂」、「十年」、「十二年」、「策勳十二轉」、「對鏡貼花黃」等，定木蘭爲「隋末唐初人，著籍梁師都部下，梁亡後不知所終。其里居則在漢朔方郡三封縣故城，今爲寧夏東北境，約在賀蘭山北麓東偏。木其姓，蘭其名。蓋木本先賢端木子之後，避讎改稱木。漢武開邊置郡，援周禮調人之制，定避讎移鄉之法。徙以實邊，故木蘭世居塞上。（木蘭從軍時地表徵。）

又曰：「云續附入者，謂韋并以所作附入梁鼓角橫吹曲也。然雖云梁鼓角橫吹曲，實兼有梁以前北歌，暨唐人諸詩，不必梁代者也。」（同上）

又曰：「古文苑惟錄前篇，題爲唐人詩，文苑英華徑題韋元甫，均涉武斷。全唐詩不錄前篇，析後篇以

爲韋元甫作，允矣。王沈二家暨八代詩選惟錄前篇，均以爲梁人之詩，蓋未能深考。（同上）

徐仲舒曰：『木蘭歌所以能爲極佳之長篇紀事詩，令人快絕者，正因其出於初盛唐時，承第三期（指折楊柳歌辭，折楊柳歌，紫騮馬歌，捉搦歌出世以後。）此歌之後，有先代蘊蓄美富之作，爲其取材之資，蓋如此奇詩，并非無故，而忽然發生於當時。折楊柳歌辭：』

敕敕何力力，女子臨窻織；

不聞機杼聲，惟聞女歎息。（三解）

問女何所思，問女何所憶？

阿婆許嫁女，今年無消息。（四解）

此歌第三解四句，及第四解首二句，卽木蘭歌之起六句，唯易女子爲木蘭耳。木蘭歌第七八句云：「女亦無所思，女亦無所憶。」正是否認當時流傳之折楊柳枝歌「阿婆許嫁女，今年無消息。」之意，此爲木蘭歌出於北歌最明確之點。折楊柳歌辭：

健兒須快馬，快馬須健兒；

跼跋黃塵下，然後別雄雌。（五解）

宛然北風尙武之風，木蘭歌：

雄兔脚撲朔，雌兔眼迷離；

雙兔傍地走，安能辨我是雄雌？

語意甚新，似反詰折楊柳歌辭之意。又爲木蘭歌出於北歌之證。第三期第二期（此歌同化於漢族）

咸多可汗之辭，可汗爲北虜呼主之辭，木蘭卽屬可汗部下，又爲木蘭歌出於北歌之證。」（木蘭歌

再考）

胡適之曰：『此詩起首「唧唧復唧唧，木蘭當戶織，不聞機杼聲，惟聞女歎息，問女何所思，問女何所憶。」六句與折楊柳枝歌中間「敕敕何力力」（見附錄二）六句差不多完全相同。這不但可見此詩是民間的作品，并且還可以推知此詩創作年代大概和折楊柳枝歌相去不遠。這種故事詩流傳在民間，經過多少演變，後來引起了文人的注意，不免有改削潤色的地方。如中間「朔氣傳金柝，寒光照鐵衣。」便不像民間的作風，大概是文人改作的。也許原文的中間有描寫木蘭的戰功的一

長段，文人嫌他拖沓，刪去這一段，僅把「萬里赴戎機，關山度若飛，」兩句總寫木蘭的跋涉，把「將軍百戰死，壯士十年歸，」兩句總寫她的戰功；而文人手癢，忍不住又夾入這一聯的詞藻。」（白話

文學史第七章）

附錄一

唐韋元甫木蘭歌

「木蘭抱杼嗟，借問復爲誰；欲聞所憾憾，感激彊其顏：「老父隸兵籍，氣力日衰耗，豈足萬里行？有子復尙少。胡沙沒馬足，朔風裂人膚，老父舊羸病，何以彊自扶？」木蘭代父去，秣馬備戎行。易却紈綺裳，洗却鉛粉妝。馳馬赴軍幕，慷慨攜干將。朝屯雪山下，暮宿青海傍。夜襲燕支虜，更攜于闐羌。將軍得勝歸，士卒還故鄉。父母見木蘭，喜極成悲傷。木蘭能承父母顏，却卸絲鞵理絲簧。昔爲烈士雄，今復嬌子容。親戚持酒賀，父母始知生女與男同。門前舊軍督，十年共崎嶇。本結兄弟交，死戰誓不渝。今也見木蘭，言聲雖是顏貌殊；驚愕不敢前，歎重徒嘻吁。世有臣子心，能如木蘭節，忠孝兩不渝，千古之名焉可滅！」

附錄二

木蘭歌註 附錄

折楊柳枝歌

「門前一株棗，歲歲不知老，阿婆不嫁女，那得孫兒抱？
救救何力力，女子當銜織。不聞機杼聲，唯聞女
歎息。問女何所思，問女何所憶。阿婆許嫁女，今年無消息。」

本書注者其他編著

文亭（散文集）

澳門考略

蘭亭集（標點本）

書翰文選（注釋本）

初中國文讀本六冊（輯注教本）

以上均係廣州紅棉社叢書

廣州民間故事

廣州兒歌甲集

廣州謎語第一集

蘇粵婚喪（與顧頡剛合編）

木蘭歌註
本書注者其他編著

以上均係國立中山大學民俗學叢書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初版

◆(8410)

☆木蘭歌注一册

每册實價國幣貳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輯者 劉萬章

發行人 王雲五
長沙南正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各埠商務印書館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(本書校對者印頌文)

